

續

禮

記

集

說

續禮記集說卷五十三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內則

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羹載庶人耆老不徒食

姚氏際恆曰燕食燕居之常食也鄭氏以燕食爲饗禮豈有大夫燕賓而膾脯不備者乎孔氏曰士不貳羹載謂士燕食也若朝夕常食則下云羹食自諸侯以下至于庶人無等又豈有士常食得貳羹載而燕賓反不得貳者乎餘說見後羹食下

姜氏兆錫曰疏曰此因上文人君燕食而言大夫以下之等也徒猶空也明非耆老則徒食也

方氏曰羹馘食之配闕一不可特不貳之而已大夫則貳之矣

方氏苞曰當爲燕居常食若燕饗備物以養賓無膾脯不兼羹馘不貳之義下文所云自諸侯至于庶人無等謂羹與食耳若膾馘之類則有等也疏謂燕食非朝夕常食誤

膾春用蔥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脂用蔥膏用薤三牲用菽和用醢獸用梅鶉羹雞羹鴛醢之蓼魴鱠烝雛

燒雉薺無蓼

姚氏際恆曰芥辛菜用之卽如蔥韭之調和食物也  
鄭獨以芥爲芥醬蓋上云魚膾芥醬不知此總論膾  
非單屬魚也鄭之附會類此

朱氏軾曰蔥之氣達薺之性溫故宜春芥蓼性辛故  
宜秋脂用蔥膏用薺春夏無分也

姜氏兆錫曰此下又言調劑之法與其避忌之謹也  
芥旣芥醬也凝爲脂釋爲膏二牲牛羊豕也藪菜莢  
也用藪若醯以和三牲用梅以和獸鴛不爲羹蓋丞  
煮而已三者皆切蓼以雜和之故曰釀之蓼也筋鯁

二魚宜烝。雞鳥之小者宜燒。雉則或燒或烝或羹。皆可故不言也。薺謂香草。若白蘇紫蘇之屬。四者止。皆調以香草。故曰薺無蓼也。

不食。雞。鼈。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脊。兔。去尻。狐。去首。豚。

去腦。魚。去乙。鼈。去醜。去起。呂反。下並同。尻苦刀反。腦如老反。

陳氏澹曰。或云醜頸下骨能毒人。

姚氏際恆曰。凡云不食云去者。其不利人與不堪食兩義皆在內。鄭氏皆以爲不利人。非後儒皆從此推說。殊鑿不食。雞。鼈。陸農師謂鼈固美矣。然猶不食。雞他物可知。此又近戒殺之說。非記文意。乙爾雅云魚。

腸謂之乙此說甚明鄭氏謂東海鮪魚有骨名乙在目傍狀如篆乙食之鯁人不可出此頗附會且本文但言魚不言何魚也

陸氏奎勳曰非以不和而不食嫌其爲後出也

姜氏兆錫曰此九者皆不利于人故或全不食或有所去也雛鼈伏乳者爾雅魚腸謂之乙舊謂魚骨如篆乙形能鯁人者非醜竅也或云頸下有毒骨也陳氏以不食爲句味文義不食自連雛鼈爲句下入者則食之中各有所去也

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之桃曰臚之粗

梨曰攢之

膽丁敢反攢再  
官反本又作鑽

孔氏穎達曰棗易有塵埃恆治拭之使新栗多虫數  
數布揀撰省視之桃多毛拭治去毛令色青滑如膽  
相梨恐有虫故一一攢看其虫孔

朱氏軾曰脫脫骨也作削鱗也新拭之使新也撰選  
擇也膽拭去其毛使光滑如膽也攢攢看其虫孔也  
姜氏兆錫曰脫者除其筋膜作猶斲也削其鱗髻新  
猶潔也撰猶選也栗多虫蝨宜選也膽拭其毛令清  
滑如膽也攢亦治其蝨處也

牛夜鳴則厲羊冷毛而毳羶狗赤股而躁躁鳥鱗色而

沙鳴鬱豕望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漏雞尾不盈

握弗食舒鴈翠鴿鴉胖舒鬼翠雞肝鴈腎鳩與鹿胃音

由冷音零結毛如瓊也霽昌鏡反踈早報反鷓劉普保

反徐芳表反又普表反沙如字又所嫁反踈音接腥依

注作星般音班臂本又作擊必避反徐芳避反漏依

注作樓音樓鴿胡篤反鴿音保與於六反胃音謂

吳氏澄曰夜鳴至般臂言其形之病膺擅燥鬱腥漏  
言其臭之惡有此病形必有惡臭其肉皆不宜食也

陳氏澹曰此雛下九物亦不可食

姚氏際恆曰冷零通冷毛而霽謂羊毛零落而細腥

如字鄭改爲星非其改之意想以上春宜羔豚一節

以腥屬雞此以腥屬豕因其不合故改即膺擅燥腥



漏皆古文字法周禮易漏爲蠖無意義鄭反据之謂漏當爲蠖如蝮蛄臭尤不通周禮內饗製此文易製爲狸望視爲盲眦漏爲蠖

妻氏兆錫曰本條見周禮內饗職言牛夜鳴者肉腐而臭羊毛本稀冷而毛端結者肉羶狗股無毛而急躁者肉臊鳥變色而無澤鳴而其聲沙嘶者肉鬱而腐豕舉目高而目眦毛交者肉中生小臭肉如米而星馬脊黑而前頸毛斑者肉如蝮蛄而漏六者皆不可食也舒雁鵝也翠尾肉胖脅側肉也舒鳧鴨也搗似雁而大無後趾與其脾臍也此九物亦不可食不

言者省文也

齊氏召南曰與周禮內饗職文同按內饗稍不同惟鳥嚙色而沙鳴鬱鬱字周禮作狸音義云狸音鬱徐於弗反馬黑脊而般臂漏漏字周禮作螻此注云漏當爲螻則从周禮豕望視而交睫腥望視周禮作盲眡彼注杜子春曰盲眡當爲望視則从禮記

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或曰麋鹿魚爲菹麋爲辟雞野豕爲軒兔爲宛脾切葱若薤實諸醢以柔之

姚氏際恆曰大者爲軒與野豕爲軒軒字同義蓋菹類也言切之大者可以爲軒說見前牛修下鄭氏于

大者爲軒則曰大切于野豕爲軒又曰菹類其以軒爲大切非也以軒爲菹類是也鄭又于細者爲膾曰膾者必先軒之所謂聶而切之也以聶證軒卽謂軒爲大切之意非也于麋鹿魚爲菹野豕爲軒曰菹軒聶而不切卽謂軒爲菹類之意是也或曰以下乃少儀之文則知少儀在內則之前以上言飲食之制凡宜食不宜食之物乃造作煎和之法多有不可詳者又有不合于今者蓋古今異制土地異俗食性異宜或有然也若不可詳而必求詳之則鑿不合于今而必牽強以爲說則違心矣

陸氏奎勳曰句絕辟當作孽

姜氏兆錫曰細縷切爲膾片大切爲軒菹軒辟雞宛  
脾皆切肉之名時失其制故稱或曰以疑之疏謂大  
切若全物爲菹細切爲齋餘未聞也凡此切蔥若薤  
與肉置之醋中浸漬而熟則柔軟矣少儀亦見此條  
頗有同異

任氏啟運曰此以上列品物之珍美周禮珍用八物  
鄭謂滷熬一滷母二炮豚三炮牂四擣珍五漬六熬  
七膾八呂希哲謂炮不宜分益之以糝愚謂炮可分  
爲二則熬亦可分爲五糝可收之珍中醜不可棄之

珍外朱子以此節屬之養老禮蓋此但列食品之美  
非爲八珍作註也故并以膾軒類屬之

羹食自諸侯以下至于庶人無等大夫無秩膳大夫七十而有閣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于房中五大夫于閣三士于坵一

食音嗣坵丁念反

崔氏靈恩曰宮室之制中央爲正室左右爲房房外有序序外有夾室

吳氏澄曰士言于坵一疑亦在房中或北堂之角也張氏怡曰上言大夫士庶燕食有無以肉食言也此言無等以羹食二者言也閣木爲之而高坵土爲之

而卑此其別也

姚氏際恆曰前云士不貳羹馘此云羹食自諸侯以下至于庶人無等畢竟兩說有礙此疑從兩處採入不必曲解天子諸侯廟制皆有東西房及東西夾室知諸侯有東西夾室者公食大夫豆于東夾南宰東

夾北是也大夫士皆東西房

說見禮器天道至教下

但無夾室

下妻將生子居側室指大天士言此側室非夾室也

廟制若此正寢可知爾雅

東西房有室曰寢陳用之曰其文對廟言之則廟寢也

此文謂天子之閣五左

右達咎五者在于左右夾室也公侯伯于房中五者公侯伯雖有夾室但以閣之五分設于東西房中漸

近也大夫于閣三士于坫一者蒙上言皆在東西房  
可知孔氏諸大夫于夾室誤也豈諸侯不得于夾室  
而大夫反得于夾室乎

此誤本于鄭氏曰大夫  
言于廟與天子同處又謂

士于室中爲土坫此既不知爲房又未敢直言夾室  
而但曰室中其含糊可見閣木爲之有門坫土爲之  
猶爵之坫陸農師謂凡閣皆用坫非大夫七十始有  
閣士爲坫則無閣陸謂士亦有閣亦非

朱氏軾曰大夫于閣士於坫兩于字下有脫簡

陸氏奎勳曰其數十諸侯倍降爲閣五大夫降諸侯  
一二爲閣三士一閣并易其名爲坫此本宮室之制鄭

註又以三牲魚膳爲五豕魚膳爲三豎非騎墻之見乎

姜氏兆錫曰此分二節又言君以下至于庶人之同異也等差也羹與飯常日所食故不以貴賤爲差也秩之言常也五十始命爲大夫衰而未老故無秩膳七十老而致仕有秩膳則有閣矣閣以板爲之以度飲食者也達夾室也疏宮室之制中央爲正室左右爲房房外有序序外有夾室也天子尊庖廚故閣于夾室而左右各五諸侯卑庖廚近故閣于房中而唯有五大夫卑其于閣則三士又卑不得爲閣但有土



坊而已陸氏曰大夫言于閭三節蒙上房中可知吳氏曰士言于坊一蓋亦在房中或比堂之角也五者三牲魚腊三者豕魚腊也此章類言飲食之品而末畧舉其差也

方氏苞曰貴賤之等辨于鼎簋之多少庶羞之有無至于羹食則所用之物製作之方上下同之不容有異也又曰天子諸侯朝夕膳品有常大夫則惟所便七十而有閭非秩膳也恐不時需食故度置于其旁又曰疏以閭爲庖廚所度爲三牲魚腊非也君子遠庖廚未聞置正室之序外也蓋非朝夕常膳乃

果蔬飴餌脯醢之屬所以備不時之需耳據上文大夫七十而有閣則士亦當然以文義測之似天子除中央正室外自左右房達左右夾室皆有閣數各五諸侯則于一房之中設五閣而不論左右大夫于房中設閣三士設牀一承諸侯于房中之文皆設于房中也無以見大夫之閣于夾室士之牀于室中也室中正寢不宜戾食物注達夾室以最遠故云達

任氏啟運曰天子備物故閣多未必定以五牲分五閣且此止取飲食之易給者非庖廚也禮君子遠庖廚若如是之近日見其死日聞其聲何遠之有哉又

日膳之精美者或其心之所嗜或其養之所宜有常  
庶其求無不獲也天子諸侯卽位卽置閣以優尊也  
大夫七十置閣以優老也推之士亦必七十有站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  
人修而兼用之凡五十養于鄉六十養于國七十養于  
學達于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誓亦如之九十者  
使人受五十異糧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  
飲食不違寢膳飲從于遊可也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  
十月制九十日修唯絞紵衾冒死而後制五十始衰六  
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

人不煖矣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鄉七十杖于國八十杖于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五十不從力政亦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仕凡自七十以上唯衰麻爲喪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譬亦如之凡父母在子雖老不坐有虞氏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夏后氏養國老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殷人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左學周人養國老于東膠養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  
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元衣而養老  
緦知良反紱古交反給其物反本又作給冒亡報反紱  
乃管反朝直遙反下同珍從之從才用反又如字與者  
預下同齊側皆反衰七回反冔況甫反縞古老反

王氏應麟曰養老在家語則孔子之對哀公在書大  
則春子之對宣王記禮者兼取之宣王問于春子曰  
寡人設行孝弟之義爲之有道乎春子曰昔者衛聞  
之樂正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云云呂氏春秋春居問  
于齊宣王曰今主爲大室羣臣莫敢諫敢問王爲有  
臣乎王曰爲無春居曰臣請辟矣趨而出王曰春子

反何諫寡人之晚也此卽大傳所謂春子但其名不同

朱氏申曰瞽亦如之以廢疾也亦非人不養也

姚氏際恆曰自凡養老至此六章除不坐一章外王制與此同論見王制以註疏皆詳于彼也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于犬馬盡然而況于人乎

樂音洛下同  
養羊亮反

陳氏澹曰忠養以上是終父母之身愛所愛敬所敬

則終孝子之身也

李氏光坡曰忠養二字宜玩味夫子戒子游以不敬正欲其盡心也終孝子之身不惟愛所愛敬所敬也祭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耆則飲食忠養以上亦終吾身而已

姜氏兆錫曰自心志以至寢處飲食本末該內外備孝子以是終身故曰孝也終身以下又推言以明之愛所愛敬所敬正終孝子之身以安樂之而不違也方氏苞曰統言之曰樂其心凡其心之所樂者必務稱也不違其志則以心之偶發者言之

齊氏召南曰石梁王氏曰養老也一養字蒙上文當從上聲忠養之養當從去聲按孝子養老卽是養親亦是去聲故釋文總音羊亮反無所分別王氏謂養老蒙上文非也

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爲愷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愷史

有音又  
愷音敷

張氏怡曰有善則記之所重在愷厚之德也故曰愷史三王乞言亦不專恃言微具此禮耳所重亦在愷厚之德故亦有愷史



姚氏際恆曰亦微其禮鄭氏謂依違言之求而不切若然是以虛僞從事矣可乎孔氏曲解不切以爲不偏切非也陳可大直解亦微其禮爲不誠切以求之忘本文而從鄭尤可笑孫文融曰微其禮者蓋以爲餘事所重仍在憲得之 此一章言養老辭義古奧而王制獨無之故知以上王制取內則也

姜氏兆錫曰憲法也乞求也惰猶善也言養老之禮五帝惟法其德耳求言之禮則三王始之五帝惟法其德故養氣體而不乞言但記其善爲惰史而已三王求言亦未嘗不法其德故其後乞言禮亦微略而

必皆有慎史焉蓋言其異而同也 此章言在上之制與凡所以養之之義

齊氏召南曰方慤曰五帝之憲也而老者未嘗無言要之以德爲主耳故曰有善則記之蓋可記者言故也二王之乞言而老者未嘗無德要之以言爲主耳故曰三王亦憲

涇熬煎醢加於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涇熬涇母煎醢加于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涇母

姚氏際恆曰陸稻未詳孔氏謂陸地之稻郝仲輿駁之謂稻烏有陸種者是也然自解陸爲乾燥歷陸則

不通矣母鄭氏謂讀爲模模象也作此象消熬甚迂  
按凡煎膏味厚者爲母從其中所出味薄者爲子故  
曰消母

朱氏軾曰沃之以膏故曰消煎醢加于稻故曰熬

姜氏兆錫曰消沃也熬亦煎也以陸地之稻爲飯上  
加煎醢沃之以膏也此八珍之一也疏曰母讀爲模  
猶象也象消熬而爲之但用黍飯爲異也此八珍之  
二也

炮取豚若將剖之剝之實棗于其腹中編萑以苴之塗  
之以瑾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皴爲稻

粉糲溲之以爲醢以付豚煎諸膏膏必滅之鉅鑊湯以  
小鼎薺脯于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夜毋絕火而  
后調之以醢醢

姚氏際恆曰此節但言炮豚一物將如字謂若剗之  
剗之須實棗于腹也云若將者以見未剗前宜備  
棗以實之也鄭氏欲強合周禮膳夫八珍之數以將

爲牂

詳後

請此節言炮豚炮牂二物謬妄殊甚觀下云

以付豚何以不言付將且前後皆言羊下節卽言擣  
珍取牛羊此何以獨爲牂且不爲牂而爲將此亦淺  
鮮易見其謬妄者而世儒以其所言合于周禮八珍

之說遂漫不加察至今貿貿焉從其說無敢異者可歎也薺卽上薺無蓼之薺鄭謂使之香美亦非

朱氏軾曰以醢付豚言豚牂可知矣煎畢將豚牂析爲脯置小鼎中又以小鼎實大鑊中煮之

姜氏兆錫曰塗而燒之故以炮名將之爲牂牡羊也刲之刳之殺而去其腑臟也萑蒲葦之屬苴裹也瑾說文黏土濯謂以涼水濯之也皽膜也手擘泥不淨又蕪肉熟故必濯諸水然後摩去其膜也滅沒也用稻米粉糲漉爲粥以敷其外乃煎以膏而使沒之也言豚不言羊者省文舊謂羊則解析其肉以粥和之

也薝香也解析之薄如脯而香美也脯在小鼎內而小鼎又置在大鑊湯內不使水沒壞脯如是毋絕火三日夜而後以醯與醢調和之此八珍之三之四也方氏苞曰注疏以前言豚若牂此獨言豚遂謂豚全羊解析非也曰豚若牂或豚或牂也曰以付豚則牂可知矣如曰以付豚若牂則豚牂其鼎之辭也先儒所以爲是說者謂牂爲牡羊則其體大耳不知曰小鼎薝脯于其中則羊亦以羔可知矣不曰羔而曰牂兼辨其牝牡耳

擣珍取牛羊麋鹿膾之肉必胾每物與牛若一捶反側

之去其餌孰出之去其鮫柔其肉

鮫音每徐亡代反餌音一。本或作鮫。下句

餌作

陳氏澹曰與牛若一謂與牛肉之多寡均也反捶之又側捶之去其筋餌既孰乃去其鮫膜而柔之以醢

醢

姚氏際恆曰餌卽上爲稻粉糲漉之以爲醢以付于肉者亦卽下稻米二肉一合以爲餌是也鄭氏謂筋髓殊杜撰餌之非筋髓不辨自明且牛羊麋鹿膾之筋髓皆可食古自與今同何必去之乎孔氏曰餌筋髓也者以經云去其餌又去其鮫鮫卽爲皮莫則餌

非復是皮莫故以爲筋臄如疏說使下無去其臄之  
文則又必以餌爲皮莫矣可笑哉是疏之說要亦不  
得已而從之爾其每爲註之供狀如此郝仲與解餌  
不誤然謂餌乾肉熟則去餌又非也下云孰出之則  
此承捶反側之句肉固未嘗孰也蓋餌易熟肉難熟  
餌煎熟卽去其臄也鄭若死泥去字解所以誤耳  
朱氏軾曰惟牛最大然他物亦與之等無多寡之分  
姜氏兆錫曰夾脊內曰胛若一多寡均也捶搗也餌  
謂筋也反捶之又側捶之乃去筋餌以令之熟然後  
去膜而柔以醃醢此八珍之五也



漬取羊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絕其理湛諸美酒期朝而食之以醢若醢醢

湛子潛反直淺反又將鳩反期音基

陳氏澹曰絕其理橫斷其文理也

姜氏兆錫曰絕橫斷之也理肌理也湛亦漬也期朝匝日也醢梅醬也此八珍之六也

爲熬捶之去其皸編萑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酒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施鹿施麇皆如牛羊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欲乾肉則捶而食之

姚氏際恆曰鄭氏曰此七者周禮八珍其一肝膾是也孔氏曰七者謂一滷熬二滷模三四炮取豚若群

五擣珍六漬七熬云其一肝腎則糝下肝腎也但作  
記之人文不依次故在糝下陳之按鄭執周禮膳夫  
珍用八物之文以此章妄合其數最爲可笑後世皆  
承其謬誤而罔覺也此章亦不過列敘飲食之制與  
前數章等並未嘗以此章爲八亦未嘗以爲珍也自  
周禮襲此爲八珍之說其珍字卽取文中擣珍珍字  
也若記文果以八爲珍何以竟無其說且何爲獨以  
擣云珍而他處不云珍乎不必辨而可明者但周禮  
所取之八今不可知其意姑以數按之亦不合如一  
滷熬二滷母三炮豚四擣五漬六熬熬卽上滷熬之  
熬卽此見記文

初無分  
別也

七糝入肝膈九醢則爲九而非八如鄭意又

以糝與醢合醢人糝食醢食謂羞豆之食不在其數

則爲七而非八于是無以合之乃以將字作將字增

一炮羊以爲八焉其妄誕欺世如此

說見前

郝仲輿不

從鄭炮羊之說併連糝醢以爲八駁鄭謂若糝醢非

珍乃豆羞之實然則珍豈不薦之豆乎其說若是但

自列其數仍是九而非八且墮周禮及鄭氏之雲霧

不淺也孔氏又因肝膈在糝下反冤作記之人文不

依次嗟乎自周禮有八珍之文鄭氏牽合于內則後

之解內則者無不逐段詳列其數甚至有以爲錯爲

脫者卽此而觀禮經殘闕不幸又有周禮以亂之始  
于鄭氏誤信周禮繼以諸儒誤信鄭註其相沿致誤  
至于如此禮雖欲不亡何可得哉故曰禮亡自漢至  
今矣

朱氏軾曰施猶布也

姜氏兆錫曰火上爲之故曰熬生擣去膜然後布于  
編萑灑以薑桂而因加之之鹽釋謂以水釋之也此  
入珍之七也

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  
合以爲餌煎之

姚氏際恆曰鄭氏以此節併下取稻米節強合周禮  
醢人糝食醢食不知周禮正襲此也孔氏又曰此先  
陳糝食者亦記人不次寃哉

肝膋取狗肝一臠之以其膋濡炙之舉燠其膋不

臠音

蒙燠又作  
焦子消反

孔氏穎達曰鄭意入珍一消熬二消母三四炮豚若  
牂五擣珍六漬七熬入肝膋記文不次故肝膋在糝  
下

呂氏希哲曰上入者所謂珍用入珍也據正文消熬  
也消母也炮也擣珍也漬也熬也糝也肝膋也注疏

非是

朱氏軾曰幪者以管覆之徧是卽所謂濡也

姜氏兆錫曰幪覆也管腸間脂也舉皆也謂以管覆肝而炙之使濡者皆焦爲度而食之不用蓼也此八珍之八記者文不依次故雜在糝食醢食間也

取稻米舉搔漉之小切狼臠膏以與稻米爲醢

醢讀爲登之然

反之善反

鄭氏眾曰爲醢以酒醢與稻米爲餅

朱子曰內則一篇文理密察法度精詳見古先聖王所以厚人倫美教化者無所不用其全某疑中間似

有難看處如飯黍稷稻粱止大夫于關三士于垆一  
二節與上下文似不相蒙豈特載此因以著夫貴賤  
品節之差耶又凡養老至元衣而養老一節疑王制  
之重出不然亦豈先王之成法因子事父母而達之  
天下以及人之老哉又曾子曰一節雖承上章養老  
之文而云然此篇既曰后王命冢宰降德于眾兆民  
則是古昔盛時朝廷所下教命恐不應引到曾子之  
言疑是他簡脫誤在此又凡養老五帝憲至皆有情  
史一節疑錯簡恐或當在上文元衣而養老之下又  
滄熬止以與稻米爲醢一節亦疑錯簡恐或當屬上

文冬宜鮮羽膳膏羶及雉兔皆有毛之下自此外數節上下井井有條獨此未易曉暢

姜氏兆錫曰胸臆曰膈蓋修瘦稻米之粉爲之而配以狼胸之膏也此卽周禮醢人之醢食此章又類言珍羞之品也

續禮記集說卷五十三



浙江書局刊

吳道堪校

汪自強校

張景雲校

續禮記集說卷五十四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內則

禮始于謹夫婦爲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  
宮固門閤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男女不同櫛枷不敢  
縣於夫之櫛枷不敢藏于夫之篋笥不敢共溷浴夫不  
在歛枕篋簟席褥器而藏之少事長賤事貴咸如之

櫛

音櫛

吳氏澄曰夫婦得相親者且如此則非夫婦者其明  
微厚別又當何如

姜氏兆錫曰此分三節夫婦人倫之始故首謹之關  
掌守中門之禁寺掌內人之禁令見周禮柅柎音義  
見曲禮植者曰樨橫者曰柅箒竹器罔曰箒方曰箒  
餘並見前少賤之事尊長如婦之事夫皆以歛藏爲  
敬也歛枕于篋歛簾席于櫛變文耳此章申言內外  
男女之禮而末因以爲事實事長之例也

方氏苞曰內則后王命冢宰所降也故舉宮廷之制  
以示則焉 又曰歛枕篋與簾席櫛褻器而藏之也  
褻器虎子之屬

任氏啟運曰人倫日用莫不有禮而始于謹夫婦者

天地網緝萬物化醱男女媾精萬物化生天地不辨  
則無以爲交男女不別則無以爲合故有夫婦然後  
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兄弟有兄弟然後有君臣有  
朋友而禮義皆有所錯故謹夫婦人倫之首萬化之  
原也 又曰此一節則禮之謹于居室者也宮深則  
言語不聞門固則出入有制闢守門者寺守宮者大  
夫以下無寺人而內外之閑則士庶亦同也男治外  
政故不輕入女治內職故不輕出外謀不及婦人故  
不入牀第之言不踰闕故不出

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間

陸氏奎勳曰惟及七十同藏無間承上枕篋席褥而言舊本原連上文

姜氏兆錫曰及至間別也蓋老則禮所不加矣正以明未老者之必以禮也

方氏苞曰及七十則無專妬之嫌故可同藏無間若夫年方盛則宜御妾媵以廣嗣續釋幽怨妻不得專寢也先王制禮後宮進御之夕皆掌于內小臣而冢宰授以節制雖天子不得專君不就后夫人之寢而后夫人各以所當之夕進御于君之內寢則專妬害嗣之禍何由而作哉

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將御者齊漱澣  
慎衣服櫛櫛笄總角拂髦衿纓綦屨雖婢妾衣服飲食  
必後長者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

姚氏際恆曰必與五日之御男子五日一接婦人與  
音預鄭氏謂此爲諸侯禮五日御九女徧附會謬說  
也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鄭謂避女君之御日尤謬  
蓋旣以上分別夫人以下兩兩而御則是當夕矣于  
此說不去故又爲此謬解也又鄭于此以當夕爲女  
君之御日而于小星之詩又引此文謂凡妾御于君  
不當夕其自露破綻如此

陸氏奎勳曰將御者齊漱澣泛指室中待御者鄭註以角爲衍字家農師以角拂髦爲未笄之飾若不敢當御者皆非也觀下文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豈亦承妾御之文耶

姜氏兆錫曰當夕曰御天子之制御妻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凡十五日而徧諸侯之制姪娣六人當三夕二媵當一夕夫人當一夕凡五日而徧此謂諸侯也齊謹于素也漱澣以下謹于初也櫛櫛之屬並見篇首舊謂角字衍也必後長者謂得以序

及也不在謂有故或歸寧之屬避女君之御日故莫敢當也此章亦承上章之意也首二句以起下文妾雖老以下言制之平將御者以下言儀之肅雖婢妾以下言恩之周妻不在以下言法之正

方氏苞曰媵妾將御恆情所用爲燕私狎昵也而教之以齊所以輯男子之邪心而使謹于禮也必如是然後內和而家理

任氏啟運曰御女之法鄭謂天子御女八十一人自朔日始九九而御其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殯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十五日



而徧望後反之諸侯婦姪六人兩兩而御當三夕二  
膳當一夕夫人當一夕五日而徧大夫一妻二妾三  
日而徧士一妻一妾二日而徧愚謂鄭氏說禮惟此  
爲妄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  
士以聽天下之外治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  
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豈皆爲御寢設  
哉周禮有六卿無三公有九嬪無三夫人傳曰三公  
不必備唯其人則三夫人不必備唯其人可知矣于  
嬪言九于世婦御女不言數則世婦御女不備數又  
可知矣天官世婦不言數春官世婦乃言每宮卿二

人下夫夫四人中士八人是世婦雖間取媵妾要以取之卿大夫士之妻爲常也蓋三公與王坐而論道乃王之師傅三夫人與后坐而論道亦后之師傅必公侯之妻年高望重者始得爲之不然寧缺世婦必伯子男卿大夫之妻素稱禮明行修者始得命之以贊助后之內政與宗廟賓客之禮事故曰世婦命于奠爾其他則皆從男子也彼有男子可從豈王妾乎白虎通言天子諸侯皆一娶九女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無所不生或曰天子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而此所娶之國必有幼而待年者則天子自后而外

其御者不過女嬪卽嬪亦不必有九如天子九卿實六官也烏有三夫人二十七世婦皆當御者哉至于八十一御女則給使令于后年十二選而入年二十遣而出其或君私幸之則傳所稱嬖人賤妾要非禮所得爲也夫男女之欲有感斯動大爲之節猶或踰之每夕九人而欲天子無荒于色是益薪而冀湯之滄必不得矣或曰諸臣之妻出入宮禁可乎曰六宮之政掌于內宰內宰統于冢宰以齒德命以禮法入且天子與后異寢非后當御天子不入后之宮其入也必以夕若有賓祭之事則天子與后皆齋齋則天

子不入后之宮于禮固無嫌也又曰楊倞曰冰泮迎女霜降殺女十日一御閉藏之時禁嗜慾也愚按據此五日之御亦謂春夏時耳大約春夏五日一御女秋冬十日一御女而妻妾又以敘迭遞而時御焉此古人之養身養德而自無色荒之患也荀子作霜降迎女似誤

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于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子生男子設弧于門左女子設帨于門右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

見賢遍反下同  
姆音茂一音母

復扶又反  
齊側皆反

陳氏澹曰姆女師也

姚氏際恆曰孔氏曰妻既居側室則妾亦當然按側室妻暫居也妾則常居也何必言乎

姜氏兆錫曰此下五節言士大夫至君妻生子之禮也側室燕寢之旁室也以後文庶人無側室推之此蓋指士大夫以上與作起也姆女師也齊則不入謹齊也弧弓也帨佩巾也以此二物爲表也負抱也

方氏苞曰將娠而夫婦異居夫不自問而使人問及作而自問妻不敢見而使姆對所以彰羞惡之原存

人道以別于禽獸也男子不死于婦人之手婦人不死于男子之手義亦如此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蓋主敬去私謹微慎獨必始于此

青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之七月就蓂室太師持銅御戶左太宰持斗御戶右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撫銅而稱不習所求滋味非正味則太宰荷斗而不敢煎調曰不敢以侍王太子

列女傳曰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警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

正才過人矣

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負之  
吉者宿齊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  
天地四方保受乃負之宰醴負子賜之束帛卜士之妻  
大夫之妾使食子

按方如字鄭音捷齊側皆反  
朝直遙反射天地食亦反

王氏應麟曰賈誼新書胎教篇懸弧之禮東方之弧  
以梧南方之弧以柳中央之弧以桑西方之弧以棘  
北方之弧以棗五弧五分矢東南中央西北皆三射  
其四弧餘二分矢懸諸國四通門之左中央之弧餘  
二分矢懸諸社稷門之左則國君世子之禮新書王

大子之禮也

陳氏澹曰宰宰夫也掌其設禮之具也

徐氏師曾曰士卑故言妻大夫稍尊故止言妾

姚氏際恆曰按桓六年左傳子同生接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此與同鄭氏謂接爲捷捷食其母甚迂杜註謂世子生以大牢之禮接見之亦未然按生子得以接續宗祀故名接其禮用大牢以饗祀下云接子擇日是也詩孔氏謂持也以手維持其說是儀禮少牢詩懷之之詩亦同鄭氏訓爲承未然陸農師指爲斯干之詩方性夫謂使明詩者負子期于能言



皆鑿甚按賈誼新書論懸弧之禮曰東方射東南方射南中央射高西方射西北方射北其說猶近理此以中央爲天地夫射天則是商武乙也而可訓乎

朱氏軾曰三日二字當在接以大牢之上下節擇日謂擇吉于三日之內也

姜氏兆錫曰接以大牢之禮重世子也宰宰夫也具謂禮具卽大牢之禮之屬負猶抱也詩承也如禮尸酢主人詩懷之之詩射天地四方志遠大也母謂母之保母也士負子特斯須之禮而已保母乃受而負之故宰以醴禮士且賜之以束帛而遂卜其可者使

乳食而養之也

方氏苞曰持負謂以手維持而承奉之義長所以別于背負也謂之負者子面嚮君而背負抱者之懷也于特牲饋食禮詩懷亦可通不可以本于緯書而廢之

齊氏召南曰鄭註接讀爲捷接注勝也云云按注大迂接猶見也重世子當承宗廟故以大牢禮接見之方慤謂當讀如本字是也

青史氏之記曰東以梧南以柳中以桑西以棘北以棗土旣負之乃還投保保受而負之蓋使土負者特

重其禮也宰于是設醴以禮負子之士而君又賜束帛以酬之食之乳養之也不使大夫妻妻尊也不使君妾鄭氏曰小君視與已敵不相褻以勞辱也卜吉者隨用一人

凡接子擇日豕子則大牢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大牢其非豕子則皆降一等

孔氏穎達曰此三日接子之禮牲牢如此若三月名子之時則與此異故下文云具視朔食

姚氏際恆曰上云三日文在接以太牢之下蓋指下士負之以下諸事也解者皆以接子亦爲三日則與

此處擇日矛盾矣于是爲之斡旋是自誤也

姜氏兆錫曰擇日謂擇三日內之日也冢子大牢自天子冢子而言庶人士大夫以及國君亦皆謂其冢子故非冢子則皆降一等也

異爲孺子室于宮中擇于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

吳氏澄曰慈母子之傅也子方生而三母已具師傅保之職也及其長則有少師少傅少保之官焉

姜氏兆錫曰諸母眾妾也可者謂凡傅御之屬可爲

師者也師教以善道慈母審其欲惡保母安其寢處  
此人君養子之禮也人無事不往恐驚兒動也

任氏啟運曰天子諸侯四母皆無服大夫父在爲三  
母小功食母總父歿皆總

三月之末擇日剪髮爲髻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是  
日也妻以子見于父貴人則爲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  
澣男女夙興沐浴衣服具視朔食夫入門升自阼階立  
于阼西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

髻丁果反徐大  
果反鄉去聲楣

音眉

孔氏穎達曰但卿大夫之室唯有東房妻抱子出東

房與夫相對

陳氏澣曰嚴氏云夾函曰角兩髻也午達曰羈三髻也

徐氏師曾曰大夫以上特爲新衣命士以下亦皆浣衣以致潔也具視朔食以示豐也 又曰楣棟下橫木俗謂之楣枋

姚氏際恆曰夫入門此寢門也故有阼階鄭氏因上節言妻生子居側室謂此爲側室門非也下文妻遂適寢謂復夫之燕寢與下妾遂入御同不可誤泥爲以前在側室也

姜氏兆錫曰此下數節又言其見子而名之之禮也  
鬻其所留不翦者也方氏曰或男耦女奇取陰陽之  
相須或男左女右取陰陽之相類貴人謂卿大夫命  
士以下謂適士官師之屬皆謂其妻也爲之言治重  
之之詞漱澣謂澣衣或治新或澣舊皆示新潔也具  
謂供具也朔日天子太牢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  
豚今妻以子見父其禮之之供具如其禮也門側室  
門也側室亦南向出自房自東房而出也

方氏苞曰妻抱子出自房句房卽側室于燕寢則爲  
東房也妻得有其室故子生于側室卽于側室以子

見妾不得有其室而統于妻故見子于妻之燕寢夫及女君臨視焉以夫就妾于側室則與妻無別也任氏啟運曰入門鄭謂側室之門愚疑當是燕寢之門不于適寢避君也若諸侯則見適于路寢

姆先相曰母某敢用時日祇見孺子夫對曰欽有帥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妻對日記有成遂左還授師子師辨告諸婦諸母名妻遂適寢

姚氏際恆曰執子之右手者卽下子能食食教以右手之意

朱氏軾曰咳嬰兒笑也咳而名之父作嬰兒笑狀喜



之至且以導其笑使若得名而喜者

姜氏兆錫曰相贊也某妻姓某氏也時是也欽敬也  
謂敬以率之也咳笑容也父執手笑容而名之示慈  
愛且若提命然也記識也謂識其言而教之成就也  
授師子者母授以子也諸婦同姓卑者之妻諸母同  
姓尊者之妻後告諸母欲名成于尊也遂適寢始自  
側室而復燕寢也

方氏苞曰注謂後告諸母欲名成于尊者迂晦難通  
命士以上父子異宮而必同都宮諸婦蓋子之期親  
同在都宮內者諸母則或異居故告先近而後及遠

耳

任氏啟運日子方姪而有胎教生三日卽擇子師三月而父訓母曰欽有帥母對日記有成豫教如此其成德也宜哉

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宰告閩史閩史書爲二其一藏諸閩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夫入食如養禮

辯音編養

羊尙反

彭氏汝礪曰如養禮敬妻之有所出而能不負乎始饋之初意亦示將有爲人舅姑之端也

黃氏乾行曰命名卽告州閭使藏諸府將俟其長而就閭塾也以承教訓以受征役以稽德行以應賓興皆始于是古法如此安有時過後學老壯不均冒年冒籍如後世之弊哉

姚氏際恆曰諸男對上諸婦言猶男婦同族尊卑皆該之下之諸母指慈母乳母之類也註疏以諸婦爲同族卑者之妻諸母爲尊者之妻又以諸男爲舉其卑者卑者尙告則告諸父可知如其說上何以列諸母子諸婦下此又何以舉諸男而遺諸父皆是自作漏闕耳

姜氏兆錫曰宰家吏也諸男同宗子姓也藏之者以簡書子名而藏于家府也二十五家爲閭二千五百家爲州州伯州長也閭史州史掌文書之吏閭府州府掌守藏之吏藏而獻之所謂民之數而教治之本也夫入食如養禮謂入燕寢與其妻禮食如婦始饋養舅姑之禮也疏曰此謂卿大夫以下故以名徧告同宗諸男諸男尙告則告諸父可知若諸侯絕宗則不告也

方氏苞曰周官鄉遂無府史胥徒而此記有閭史州史何也二十五家不應別設史閭史卽閭胥也其職

聚眾庶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則兼掌史事  
可知矣州史必州長班序屬吏而使典司焉者故府  
史胥徒之數不見于周官

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于阼階西鄉  
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

朝直遙反  
鄉去聲

彭氏汝礪曰君沐浴朝服重世嗣也

陳氏澣曰諸侯朝服元端素裳夫人亦如之者亦朝  
服也

姜氏光錫曰諸侯朝服夫人如之當爲朝服展衣而  
註乃云祿衣者豈以見子畢卽侍御于君而服進御

之衣與禮君見世子于路寢而妻妾生子皆在路寢之側室此蓋君立路寢之阼階而夫人自側室至路寢西階之下而後升也不言見子咳名之屬者詞並放姆先相一條但其地則異也

適子庶子見于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禮帥初無辭適  
歷反  
下同

彭氏汝礪曰適子庶子者適夫人所生次子適子親弟也專言適子者君夫人所生適長子專言庶子者妾所生撫首謂以手撫循其頭也

姚氏際恆曰鄭氏于上節謂人君見世子于路寢于

此節適子庶子見于外寢謂外寢君燕寢也于下節  
妾將生子三月之末見于內寢謂內寢適妻寢也孔  
氏曰宮室之制前有路寢次有君燕寢次夫人正寢  
卿大夫以下前有適室次有燕寢次有適妻之寢但  
夫人燕寢對夫人及適妻之寢及側室爲在外故鄭  
前註云外寢君燕寢也註疏說是陸農師謂內寢爲  
適寢外寢爲路寢以鄭謂外寢爲燕寢爲非然則適  
庶旣見于路寢世子亦見于路寢可知不將混而無  
別耶故辨之

姜氏兆錫曰庶之言眾適子庶子謂世子之母弟也

凡夫人所生皆爲適子適長爲世子其下皆爲眾子  
故名適子庶子也外寢君燕寢也君燕寢本在路寢  
之內其名外寢對夫人正寢處而言也無辭無夫妻  
相對之辭也或問舊註謂適子爲世子之母弟庶子  
則妾子也而今乃通謂適子庶子爲世子之母弟與  
舊註異何也曰舊註蓋未考而失之也按儀禮公子  
爲其母練冠麻衣縹緣註云公子君之庶子也疏云  
君夫人之子第二以下及妾之子皆名庶子也則此  
適子庶子正謂君夫人之子第二以下而後文公庶  
子則謂妾之子也以對妾子庶子而言故別稱適子



庶子而其禮見亦特異適子庶子見于外寢撫其首  
咳而名之若公庶子爲妾子則就側室以見而不于  
外寢且有賜則君名之而否則使有司名之而已禮  
文之明著如此舊註不明其義乃以適子二字爲君  
之母弟而庶子二字爲妾子是適庶同禮非禮文之  
正且後文公庶子自有見君之禮則此又不應有複  
文也疏附註爲詞謂公庶子自見于側室因撫首咳  
名以下其事並同適子故文相蒙也夫外寢與側室  
其地旣異其文初不得相蒙況公庶子非君所有賜  
則有司名之名且非君自名矣而所云撫首咳名以

下其事並同適子者又何說哉儀禮賈疏明言君夫  
人之庶子有庶子之稱而本經孔疏乃爲此解是附  
註亂經也夫本經首論妻生子見子之禮爲一條其  
下論妾生子見子之禮又爲一條禮文秩然不紊舊  
註之率不待辯矣

方氏苞曰士大夫名子有辭而君無辭何也辭卽欽  
有帥記有成之謂也家人情親而事近故夫婦以相  
勗世子之事守大矣君不得以欽有帥命夫人夫人  
亦不敢以記有成答君也命世子無辭則適子庶子  
不得有辭此禮之所以曲當也君之燕寢對夫人正

寢稱外非對側室稱外也觀此則世子見于路寢明矣蓋國君尊以子見而就夫人之內寢于義未安故世子以外皆見于外寢先儒謂庶子實見于側室以與世子之弟連文故曰見于外寢記禮者不宜鹵莽滅裂至此

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

杜氏預曰隱疾隱痛疾患不名避不祥也

妾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子生三月之末漱澣夙齊見于內寢禮之如始入室君已食徹焉使之特

餽遂入御

齊側皆反

彭氏汝礪曰日一問不及妻之再問也漱澣夙齊敬事也

姜氏兆錫曰此下二節言妾生子見子之禮也妾將生子不言居側室者本不居正寢故也日一問明非一日再問也不作而自問子生亦不使人問者皆從殺也內寢謂卿大夫以下適妻寢也宮室之制君前有路寢次燕寢次夫人正寢卿大夫以下前有適室次燕寢次適妻寢也如始入室者如初來爲妾之儀也君舊謂凡妾稱夫曰君卽承上士大夫而言也一

謂章內各君字皆指國君言之本節于士大夫亦不宜既稱夫忽又稱君也且考妻生子見子之禮皆自臣以及君此妾見子之禮上七句自說士大夫末二句自說君君則食畢徹使持餽與大夫士異禮其不在下文公庶子見君之條而先在此者因禮妾而便言之猶前言王侯大夫士之禮其子而互言庶人也其說自有理故存之

公庶子生就側室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于君擯者以其子見君所有賜君名之眾子則使有司名之姚氏際恆曰上節適子庶子見于外寢此又言公見

庶子者既加詳其禮又以見庶子自名眾子使有司名之之不同也眾子孔氏謂眾妾之子非也陸農師曰經有世子有適子有庶子有眾子適子世子之母弟眾子庶子之弟此說甚明

朱氏軾曰君所有賜謂長妾有賜秩者

姜氏兆錫曰就側室謂君于側室就見之也明與見世子于路寢見適子庶子于燕寢者異矣擯者所謂姆先相是也賜之言恩也其妾君所偏愛而特加恩賜者故其子君自名之若眾妾之子恩寵輕畧則使有司名之而已

方氏苞曰疏謂公見庶子于側室據此不知此言庶子就側室而生非謂公就側室以見子也大夫尙不可就側室以見庶子而見于妻之內寢況國君而就妾子于側室乎上文庶子見于外寢下文又曰其母沐浴朝服見于君則見于外寢明矣若在側室則何爲朝服乎

任氏啟運曰按賈誼于天子言妃抱世子自房出恐鄭義非也

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其間之也與子見父之禮無以異也

姜氏兆錫曰此以下又推言凡生子見子之禮也庶人無側室者夫自出居羣室以遠之而已蓋亦如各一室也故自夫問其妻若妾以迄子見其父其爲禮雖不皆與有爵者同而其有問見之禮則同也

方氏苞曰禮不下庶人而夫婦之禮則與士大夫同蓋必閨門有禮而後三族和非然則婦姑勃谿家人詬誶其流不可禦矣先王之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恃有此也

凡父在孫見于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

應氏鏞曰辭者夫婦所以相授受也祖尊故有其禮



而無其辭

姜氏兆錫曰父在謂生子者之父也方氏曰稱祖在爲父在據子之父稱之耳名以祖而不名以父者統于尊也

方氏苞曰祖亦名之者謂父既名子以見于祖祖因以命之也夫婦名子既有辭祖不復申之故無辭禮如子見父謂姆相及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也家統于尊而孫之名不主于祖何也相戒勉以教子夫婦爲切又恐子孫眾多不敢以煩尊者公庶子使有司名亦此義也且舅姑不必並存設舅以欽有帥命而

婦獨置對不可也子婦各置對而別爲禮辭無謂也  
卽舅姑並存必舅姑別爲禮辭以命子婦而後子婦  
交相命亦無謂此先王制禮所以曲當乎人情也

食子者三年而出見于公宮則劬大夫之子有食母士

之妻自養其子

食音嗣下  
食母同

陳氏澣曰子三年則免懷抱故食者出還其家見于  
公宮而告辭

姜氏兆錫曰食子者所謂士之妻或大夫之妾也出  
謂還也劬勞之也終三年懷抱告辭還家而君有賜  
以勞其勞也食母卽乳母也士卑故自養

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于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

上時掌反  
適丁歷反

彭氏汝礪曰三月名自諸侯及庶人之所同三日接子諸侯之所獨蓋諸侯備禮而易行士與大夫禮未必備則或待旬焉

應氏鏞曰子固以禮見于父父則欲時時見之又不可瀆故每旬而一見之若庶人則簡畧易通故不必以旬而見

張氏怡曰未朝食而見冢子重之也執其由手示將授以事也適庶子則朝食後見示稍後也不執手但

拊循其首而已

姚氏際恆曰鄭氏謂句爲均非朱仲晦謂句如字別記異聞不待三月亦非此承上言謂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既見之後自此每旬而見蓋有慈母及食母之類示有期也若下士及庶人則妻自養子其見無期不必言矣

朱氏軾曰朱子解最直截謂三月見子既見而後入食豕子庶子其禮一也又有一說大夫命士之子旬日而見不待三月豕子見而後入食適子庶子禮食而後見其見而名之或執其手或循其首則猶前也

此專爲命士及大夫言記禮者當禮經殘闕之後網羅舊聞博採並記未能折衷其孰是也

陸氏奎勳曰鄭註改旬爲均固非方氏亦迂朱子云旬如字別記異聞或不待三月也集說何不引之

方氏苞曰未食未朝食也蓋見子而後與后夫人禮食也適子則王后君夫人各朝食而後見子不舉禮食所以別于世子也禮食爲見子也未見子而先與后夫人禮食非義所安

齊氏召南曰旬而見注旬當爲均按此亦可疑應氏謂子固以禮見于父父則欲時時見之又不可瀆故

每旬而一見之若庶人則簡畧易通故不必以旬而見似較明白

豕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

姚氏際恆曰此謂天子諸侯見子之禮也舊以上由命士以上三句合此爲一節所以子旬而見之文從來不得其解今正之未食已食當如孔氏謂與后夫人禮食之前後郝仲輿以食爲朝食按上言卿大夫見子具視朝食豈有天子諸侯反未朝食而行見子之禮乎

姜氏兆錫曰此天子諸侯之禮也未與后夫人禮食而先見冢子者急于正也禮食後乃見適子庶子者緩於庶也執手循首亦示若重輕者然不言公庶子者其有所賜而自名之則同于適子庶子也

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食

上如字下音嗣唯於葵反鞶步干反

王氏應麟曰蒙以養正罔不在厥初生古者能言能食而教之自天子至庶人一也昔者天子手能衣而宰夫設服足能行而相者足進口能言而行人稱辭故無失言失禮也淮南主術訓魏文帝成王論袁宏

後漢紀論皆用其語通鑑裴子野論古者人君養子能言而師授之辭能行而傳相之禮亦本于此

彭氏汝礪曰同于言而唯直俞婉同于帶而革勁絲柔則男女之異也

王氏圻曰自此至篇末總言教子之禮以見古人男女莫不有教且其教之常預而有漸如此

陳氏選曰教以右手取其強而已唯應之速俞應之緩剛柔之義也男用皮女用帛亦剛柔之義也

陸氏奎勳曰許慎服虔之徒皆以鞶爲帶鄭云小囊盛帨巾非也



姜氏兆錫曰此以下備言人子成始成終之道也子通謂男子女子也食食謂食其食也唯俞皆應辭擊小彘盛帨巾者男韋女帛剛柔之義也

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卽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目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

王氏應麟曰數者一至十也方名漢志所謂五方也數目漢志所謂六甲也書計六書九數也計者數之詳百千萬億也漢志六甲五方書計皆以八歲學之

與此不同

陳氏選曰數與方名教之智也八年入小學之時故始教讓出入門戶後長者行之讓也卽席後長者坐之讓飲食後長者食之讓也九年教之數目以上兼男女言也十年出就外傳以下專言男子也

姚氏際恆曰內而不出以尙未有室未理男事常宜在家之內勤學而不出也出如負笈從師經營四方之類又非出就外傳之出也

陸氏奎勳曰鄭註簡爲所書篇數簡諒二字頗嫌褻淩不如承上幼儀訓作簡要者爲安

姜氏兆錫曰數謂一十百千萬方名謂東西南北也  
讓謙讓也數猶知也日謂朔望干支之屬以後文女  
子十年不出推之則十年以前之教男女蓋亦畧同  
外傅師也書謂六書計謂九數不帛襦袴亦童子不  
玄裘裳之意爲太溫且已侈也帥初皆循初教也請  
猶請業請益之請肄習也簡要約也諒明確也

方氏苞曰始十歲居宿卽于外而臨以師傅視聽言  
動無由接于非禮養德養身之要也 又曰衣不帛  
襦袴非爲太溫也自孩提至毀齒或以帛爲之及就  
外傅則宜示以素樸俾無紛華之慕 又曰帥初謂

帥循古先相承出就外傳之禮而不敢變易弟子職  
所載是也疏謂帥循初日所爲義無所著陳氏集說  
謂初教之方則書計幼儀非禮帥初之謂也前記適  
子庶子見于外寢禮帥初亦謂帥循古先相承眾子  
見父之禮疏謂帥循世子見于路寢之禮非也適子  
庶子之見事事與世子懸殊而謂帥世子見之禮可  
乎 又曰請肄業則授以篇章而不煩教以語言必  
信蓋所肄者簡則誦數歷久而不忘所以爲精知之  
本也所主者諒則言動不欺其本志所以爲力行之  
本也

任氏啟運曰尚書大傳言年十三入小學白虎通義  
言八歲入小學此言十年傳聞異歟或貴賤別歟抑  
原有不必拘者歟

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  
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  
不出冠古亂反衣于既反行如字又丁孟反弟音悌

程子曰舞中節射中鵠御中度皆誠也童而習之不  
特精其藝亦可以養其誠

朱子曰勺卽酌也

陳氏選曰孝弟爲百行之本故先務于孝弟而後博

學也不教恐學未精不可爲人師也內畜其德而不暴于外切于爲己也八年教遜讓十年學幼儀則已知孝弟之道矣至此益加以篤行也

萬氏斯大曰教教者之事學學者之事十年之前知慮未開故須教者爲主而使之學十年以後知識漸通故須學者爲主而予以教古人六藝皆于幼時習之八年教讓卽禮也故十年曰禮帥初十年學書計是書與數也十三年學樂舞學射御則六藝全矣讀者慎毋泥二十始學之文謂禮非幼時事也

姜氏兆錫曰樂六樂詩樂章也勺朱子謂卽酌詩也

十五以上爲成童象說見文王世子射五射御五御也禮五禮也十年學書計十三學樂誦詩以及射御至二十學禮而後詩書六藝之學乃全則以成人故也大夏禹樂名其舞文武備以孝弟百行之本故先務愷行而博學次之又恐所學未精故學雖博而不教且其凡事皆內而蓄德于中不出而見能于外抑又豈不教而已哉此又教以務本之意也

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五十命爲大夫

服官政七十致事凡男拜尙左手

孫音遜去如字

張子曰博學無方猶知類通達

朱子曰方物出謀則謀不過物方物發慮則慮不過物方猶對也比方以窮理

王氏應麟曰古之人自其始仕去就已輕色斯舉矣去之速也翔而後集就之遲也故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王氏圻曰四十始仕爲士以事人治官府之小事也五十爲大夫以長人與聞邦國之大事也四十而始仕不躁進也七十必致仕不固位也中間三十年盡力于王事不負所學也



陳氏選曰博學無方惟善是師孫友視志惟善是取  
此大學成己之事

朱氏軾曰博學曰無方孫友曰視志省文互見學學  
于師也無方猶云焉不學師友原無一定篤志求道  
者隨在可以取益故曰無方視志

陸氏奎勳曰方物猶方人之方裁度物理也

姜氏兆錫曰有室謂娶妻男事謂受田給政役也方  
猶常也學無常在可學則學之孫順也孫于朋友而  
視其志意所向也始仕謂下中上士之屬物猶事也  
比方以窮理也朱子謂方物出謀則謀不過物方物

發慮則慮不過物也服謂服習其事也從謂從君也服官政者猶言從政也致猶還也五十以下不言六十者前此禮日增後此禮日減六十則猶五十而已餘並見曲禮男尚左陽之道也

方氏苞曰友以明道輔仁故志常以友而定友之性資學行高下大小不一視其所順之友則可以知其志矣又曰方與義以方外同義蓋有物必有則其理一定不易而又隨時異形必遇物而以此方之然後不踰矩也方物而出謀乃無過計方物而發慮乃無邪心

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執麻臬治絲繭織紵組  
紉學女事以其衣服觀于祭祀納酒漿邊豆菹醢禮相  
助奠

陳氏選曰此教以女德也

陸氏奎勳曰婉婉當依九嬪註作婦容婉有委曲意  
婉有舒緩意

姜氏兆錫曰不出謂恆處內也姆女師也男子外就  
傅訓女子內奉姆教而已婉謂言語遜順婉謂容貌  
舒緩此皆教以女德也織紵繒用之屬組亦織也組  
似條以置冠服縫中此皆教以女工也觀于祭祀以

下又教以禮儀之大也

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爲  
妻奔則爲妾凡女拜尙右手

黃氏震曰朱子周禮九擗辨惟稽首頓首爲引頭至  
地三曰空首則頭至手不至地矣九曰肅拜最輕但  
俯下手軍中拜及婦人拜也案古者席地而坐以手  
引頭屈伏向地卽爲拜其勢易也是古之拜與今之  
拜不同軍中有介冑婦人有首飾皆不可俯伏故但  
俯手謂之肅拜

張氏怡曰男教之陽德服男事女教之陰德習女儀

盡天下男女夫婦而曲成之此先王所以降德于兆民也

顧氏炎武曰非但防嫌亦以戒獨也皆因上厚別而言

姚氏際恆曰鄭氏曰婉謂言語也媿之音媚也媚謂容貌也其謂婉爲言語謬按孔氏曰按九嬪註云婦德貞順婦言辭令婦容婉婉婦功絲枲則婉媿合爲婦容此分婉爲言語媿爲容貌者鄭意以此上下備其四行以媿爲婦言媿爲婦容聽從爲婦順執麻枲以下爲婦功如疏之說鄭于婉字兩處作兩解但欲

遷就本文不顧所解字義前後矛盾其不足憑如此  
奔則爲妾如從賸或買之未有六禮聞命卽往趨焉  
謂之奔左傳疲于奔命是也非是自往而奔如所謂  
淫奔者鄭氏曰妾之言接也聞彼有禮走而往焉以  
得接見于君子此誤以奔爲淫奔也聞彼有禮女子  
何以知其然且以有禮之人而與淫奔之人合安在  
其爲有禮乎又收留逃亾之身犯大律其可笑如此  
姜氏兆錫曰十五許嫁則笄未許嫁者二十而笄故  
謂父母喪也妻之言齊伉儷之義也妾之言接得接  
見于君子而已方氏曰聘言由彼而問此奔言自此

而趨彼女尚右陰之道也

任氏啟運曰周禮仲春合男女奔者不禁蓋男女或有父兄皆亡又貧乏不能具禮先王憫其無依故立此權制然亦必閭史上其名而媒氏泄其事所謂以官府治之原非苟合也高愈曰雖曰不禁而聘則妻奔則妾所以勵其守貞者亦至矣